

走進藝術殿堂

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，在今年「8·15」日本無條件投降紀念日到來前，一部新編大型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將於7月底與香港觀眾見面。舞劇用獨特唯美的肢體語言、極富感染力的動作編排，結合全新的舞美、音樂等元素，將那段「鏗鏘金釵」的動人故事搬上舞台。

近日，該劇總導演郎昆攜主創團隊接受了香港文匯報專訪，他表示：「南京大屠殺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永遠難忘的創傷。香港同胞特別是年輕人都應該重溫這段歷史，熟悉這些故事，珍惜當下的和平環境，熱愛偉大的祖國母親。」



掃碼睇片



◆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有獨特的感染力。

總編導郎昆冀港青勿忘歷史珍惜當下

舞劇 金陵十三釵

THE FLOWERS OF WAR

照進至暗時刻人性之光



◆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總導演郎昆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。



◆張曼穎飾演的書娟令人印象深刻。

◆新編大型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將於7月底來港首演。

燈影幢幢，秦淮搖蕩。一支倩影，生死引吭。伴隨舞台緩緩下降，歌女們慷慨赴死的身影強烈衝擊着現場觀眾的心弦。這是整場舞劇臨終了的一幕，排練廳裏，郎昆端坐在觀眾席間，久久無言。「完成這部作品，是我的一個心結或說夙願。」說完這句話，郎昆便匆匆下場，繼續與舞者們打磨一個細節。

受張純如觸動了舞台心願

1937年12月，南京淪陷，日軍在這裏慘無人道地燒殺淫掠，超過30萬國人不幸遇難。1997年12月，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出版英文版歷史著作《南京大屠殺：被遺忘的二戰浩劫》，引發轟動。7年後，受深度抑鬱困擾的張純如自殺，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。「知道張純如的經歷並看過她的著作後，我深受觸動。從那時起，將這段歷史搬上舞台，便成為我的一個心願。」

作為對南京大屠殺中無數苦難故事的藝術

化重現，《金陵十三釵》無疑是一部成功的悲劇力作。但相比於影視作品中痛徹心扉的台詞、撕心裂肺的嚎啕，舞劇卻完全沒有這些表現手段。它所擁有的，只有舞者的肢體和精切的音樂。「在我看來，肢體和音樂合成了人類最美的語言。所以用舞劇來表現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背景下的悲劇，會有它獨到的感染力。」郎昆說。

故事中，十三位秦淮歌女為了營救女學生，毅然換裝，代替學生們踏入日本兵營。等待她們的殘忍蹂躪和悲慘結局，人們可想而知。而人性之光也恰恰在這一時刻得到升揚。「對於任何一個生命體而言，當面對生死抉擇之際，能夠為另一個生命慷慨赴死，那都是無限崇高的。」郎昆說，人性深處的偉大光輝，正是這台舞劇要表達的核心。

到觀眾席捕捉真實反饋

2022年10月，郎昆召集團隊進行第一次匯報排練。當時，還沒有服裝，也沒有道具，舞者們也都是素顏上場，郎昆仍然記得，那天從排練廳的窗口裏，射進來一束強烈的日光。隨着音樂響起，舞者們迅速入戲，跑動、相擁、無助、絕望……「一霎那，淚水就模糊了我的雙眼。」他回憶說。

對於這部作品，郎昆團隊用心走戲、精雕細琢。每當排練到疲憊的時候，郎昆都會讓大家抬頭看一看吊在頭上的一塊塊道具城磚。「你們看，它們上面刻着30萬遇難同胞的名字。大

◀王家鑫飾演的玉墨引人共情。

家累了，傷了，但不要忘记，30萬同胞的亡靈正在看着我們。我們要緬懷，要告慰。」郎昆說，每當這時，大家都滿血復活一樣，再不覺得一絲苦累。

與其他導演不同，郎昆導戲最喜歡「藏」在觀眾席間。「無論導演還是演員，都要善於運用第三視角來審視自己的作品。現實中，導演容易自我陶醉，演員容易自我欣賞，所以我們必須走進觀眾這個第三視角，去發現作品的瑕疵。」

「不僅是排練，每次有演出，我也都會悄悄坐在觀眾席裏，捕捉人們對作品的真實感受。」郎昆說，如果在一個感人的段落，周圍人都在吸泣，這就說明它基本是對的。相反，如果人們沒有情緒波動，甚至發出譏笑，那就是作品出了問題，導演和演員就要去尋找「病因」。

讓香港青年應重溫歷史

談及即將登陸香港，郎昆滿懷期待。「作為世界史上最泯滅人性的慘案之一，南京大屠殺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永遠難忘的創傷。香港同胞特別是年輕人都應該重溫這段歷史，熟悉這些故事。我們當然不是為了喚起仇恨，而是告訴大家要珍惜當下的和平環境，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母親。」

「在香港演出之後，我要將這台舞劇帶去日本。」郎昆說，「我要讓日本當代人看一看，歷史上他們的祖輩都做了什麼。同時警誡他們不要淡化歷史、忘記過去，而應該真誠地悔過認罪，只有這樣，才是對歷史最好的告慰。」

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

日期	7月24日 晚上7時30分
地點	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

特稿

入戲雖痛但角色挺立

褪去旗袍，換上校服，昂首挺胸，慷慨赴死……作為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中最為震撼的場景之一，很多觀眾都在看到這一幕時淚如泉湧。2023年5月11日和12日，《金陵十三釵》走進南京，在進入到這一場景後，強烈的代入感瞬間將舞者王家鑫徹底包裹。那一刻，她感到玉墨附體，她完全不能自己。直至演出結束，她依然哭到渾身顫抖。

「當時，我感覺自己真正走進了玉墨的內心，我無法自拔，又充分釋放，我感受到了一個偉大的靈魂，為拯救同胞而獻出自己的生命。」王家鑫說，「那時候，我自己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我所扮演的角色，也真正立住了。」

作為中國歌劇舞劇院的著名舞蹈演員，王家鑫身材高挑、氣質傲然，僅從外形上就與「玉墨」一角非常貼近。但從「形似」到「入心」，王家鑫卻摸索了很長一段時間。「玉墨形象明艷，氣場十足，要塑造這一點，其實不

難。難點就在於找到玉墨的內心，我始終覺得那裏蘊藏着一股最強大的力量。」

「通過閱讀原著、參看影視作品，我漸漸認識到，玉墨是一個善良美麗又獨立自強的女性。她身上纏繞着許多充滿張力的元素。比如，她也曾飽讀詩書，卻無奈隱忍為歌女。她也無比珍愛自己的純美生命，卻能夠在死生面前捨己救人。」王家鑫說，這是一個十分豐富的人物，把握好多重人性是成功塑造這一角色的關鍵。

在舞台上，王家鑫用嫺熟的舞蹈語言，富於層次變化的動作設計，成功演繹了一位秦淮歌女的生命之歌。舞台之下，觀眾為之動容，氣氛為之凝結。可以說，「女性之花 燦若朝霞」正是對王家鑫版玉墨的最佳褒獎。

除了代表十三釵的歌女玉墨，另一位女主角就是女學生的代表書娟。飾演這一角色的演員張曼穎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：「這部作品是

以玉墨的視角看戰爭，而以書娟的視角看玉墨，所以說，我在這部戲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旁觀者。在書娟的眼中，玉墨等十三釵最初與她們是格格不入的，女學生對歌女們充滿嫌惡。但是當看到歌女們捨身相救時，書娟的內心無比震撼。最後，當歌女們走向魔窟、學生們得到救助後，我覺得學生和歌女這兩個群體又是相融的，她們完全融合到了一起，共同匯成了人性之美的一曲禮贊。」



◆玉墨與書娟在劇中有「對手戲」。

為香港演出 舞劇多番精修細排

在《金陵十三釵》的故事裏，有一段歌女們在地窖裏躲避日軍的情節。但作為藝術重現，不可能真正讓演員們在封閉空間裏憋悶數十分鐘。那麼，這一段緊張焦灼的群戲該怎樣表現？這成為擺在總編導魏思佳面前的一道難題。

「藝術貴在聯想，舞劇也可以蒙太奇。」魏思佳決定另闢蹊徑。舞台上，地窖的布景封閉壓抑，突然，一束強光從一條狹窄的縫隙中照射進來，那是夕陽，照在舞女們的身上，一切似乎都明艷起來。她們回想起自己身為「秦淮花魁」的時光……在樂舞中，場景切換，舞女們因困倦而產生的恍惚想像，也清晰地呈現在了觀眾面前。

在《金陵十三釵》的多重矛盾裏，歌女與日軍的衝突最為關鍵。日軍是殘暴兇狠的代名詞，歌女則是至真至美的化身。那麼，怎麼表現二者的衝突？怎樣發揮舞蹈的表現力？魏思佳頗費了一番思量。「我們並沒有直白顯露地表現日軍的殘暴，而是選擇了一段阿波舞，用它來表現敵人的陰暗和野心。而當歌女與他們遭遇之時，那種至真至美被蹂躪被糟蹋的痛感，也自然而然地傳遞到每一位觀眾的心中。」

魏思佳透露，為了籌備赴港演出，整個團隊又從各方面對舞劇做了數輪精修細排。「香港的演出市場匯聚了全世界最前衛的藝術，香港同胞的欣賞水準也非常高，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拿出最大的誠意和最理想的狀態去面對香港觀眾。可以說，我們是抱著一種應考的心態走進香港，希望這裏的觀眾能夠認可我們的作品。」

為了籌備赴港演出，又從各方面對舞劇做了數輪精修細排。



《金陵十三釵》總編導魏思佳(左)。

歌唱家湯非：赴港前重錄主題曲

柴可夫斯基曾經說過：「當語言不能表達某種情感時，音樂就登台了。」在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中，精切的配樂和主題曲的演繹，與舞者們的肢體語言珠聯璧合，很多時候甚至成為烘托情感、點燃氣氛的神來之筆。

著名歌唱家湯非傾情演繹了這部舞劇的主題曲。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湯非介紹說：「不同於一般的音樂作品，《金陵十三釵》的主題曲有很強的戲劇性，所以我在其中融入了音樂劇的唱腔，以突出作品的厚重感，也讓聽眾朋友能夠透過這首歌曲更加體會到『不忘歷史 珍惜當下』的深刻含義。」

「這部作品我看過不下五六次，而且每次看完都有更深刻的感觸。」湯非說，在赴港演出前，自己要重新錄製一遍主題曲。「我想在歌曲前段進入的部分，再增加一些敘事性，讓音樂聽起來更加娓娓道來。」